

КАПИТАНСКАЯ

世界爱情经典名著

大尉的女儿

〔俄〕普希金著 钟锡华译



КАПИ[REDACTED]СКАЯ

大尉的女儿

世界爱情经典名著

花城出版社

〔俄〕普希金著 钟锡华译

粤新登字 05 号

大尉的女儿

〔俄〕亚历山大·谢尔盖耶维奇·普希金 著

钟锡华 译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 插页 182,000 字

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册

ISBN 7-5360-2122-4

I·1826 定价：10.40 元

内 容 简 介

出身于贵族的年青军官彼得·安德烈伊奇被派往白山要塞服役，在此其间，他结识了大尉的女儿叶戈罗芙娜，并彼此产生爱慕之情。

此时，一个名叫普加乔夫的人在彼得·安德烈伊奇服役的所在地策动叛乱。他们在攻占白山要塞后杀害了大尉及其妻子。失去父母的叶戈罗芙娜藏身于普加乔夫统治下的小镇里，随时有被害的可能。彼得·安德烈伊奇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陷于困境中的恋人。最后平定了叛乱，双双脱离了险境。然而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却又莫名其妙地重新陷进另一险境中……

《杜布罗夫斯基》讲述了一个罗宾汉式的传奇人物，他打家劫舍、令人闻风胆丧，却爱上了仇人的女儿，并由此产生了一幕幕爱情故事……

本书情节曲折紧张，读来让人唏嘘叫人喟叹，极具艺术感染力。

译 本 序

亚历山大·谢尔盖耶维奇·普希金（1799—1837）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、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。

我国人民对这位伟大诗人和作家是非常熟悉的。他的作品早在本世纪初期就已经介绍到我国来了，从五十年代起更是大量地翻译出版了他的诗歌和小说。除此之外，还发表了许多有关普希金本人的生平事迹和他作品的评价，因此在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第一部小说的篇名过去通常被译作《上尉的女儿》，但是 капитан 一词在俄语中只有：“大尉；船长、舰长；球队队长”的意思，而不是“上尉”，译者只好把它更正过来，并不是想标新立异。

由于译者的水平所限，在翻译过程中肯定还有不少不确、不顺和不当之处，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译者 1994.10.5.

目 录

译本序 1

大尉的女儿 1

杜布罗夫斯基 149

大尉的女儿

•

名誉要从小珍惜。

—— 谚语

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

“他明天就会成为近卫军大尉的。”

“不能那样；让他在军队里服役吧。”

“说得太对啦！就让他去服役吧……”

……

可是他父亲是谁呢？”

——克尼亚日宁^①

我的父亲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·格利涅夫，年轻时在米尼希^②伯爵手下服务，于一七……年以中校身份退役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在辛比尔斯克自己的村子里住了下来，和那里的一个贫穷的贵族女儿阿芙托蒂娅·瓦西里叶芙娜·尤结了婚。他们有过九个孩子。但是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幼年时就夭折了。

当妈妈还在怀着我的时候，由于我们的近亲，近卫军少校勃公爵的关照，我已经挂名为谢苗诺夫团的中士了。要是万一

^① 克尼亚日宁（1742—1791）是俄国的剧作家、诗人。题词引自他的喜剧《吹牛者》。——原编者注

^② 米尼希（1683—1767）是俄国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，陆军元帅。——译者注

妈妈生下的是女儿的话，爸爸就会向有关方面声称没有到职的中士已经死亡，事情也就会不了了之。而在我结束学业之前，则一直都被当作是在度假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受教育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。我从五岁起，就托付给了马夫萨维尔伊奇，他因为滴酒不沾而被提拔为我的监护人。在他的监护下，我在十一岁多时就学会了俄文，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善跑的公狗的特性。当时爸爸为我雇佣了一位法国家庭教师波普勒先生，他是在我家发函到莫斯科订购一年用的葡萄酒和食用橄榄油时，一起聘请来的。他的到来使萨维尔伊奇大为不满。“感谢上帝，”他自言自语地唠叨道，“看来孩子已经梳洗得整整齐齐，也喂得饱饱的。干吗还要花钱去雇佣一个先生呢，好像自己的仆人全都死光了似的！”

波普勒在他本国原是一个理发师，后来在普鲁士当兵，最后才到俄国来 pour être outchitel^①的，尽管他并不十分理解教师这个词的涵义。他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，但却为人轻浮，而且非常放荡。他的主要毛病就是迷恋女色；他常常因为自己滥献殷勤而挨揍，一连好几天都会呻吟不已。除此之外，他（按他的话来说）也并不反对杯中物，也就是说（用俄国话来说）喜欢多喝两口。可在我们这里只是吃午饭时才能喝葡萄酒。而且也只以一小杯为限，即使这样还常常把教师的那一份忘掉了，因此我的波普勒很快就习惯于俄国的浸酒，甚至比起本国的葡萄酒来，更加喜欢喝这种酒了，认为它对胃来说，具有无法比拟的好处。我们很快地就和睦相处了，尽管按照合同他应该教授我法语、德语和所有的学科，然而他却更愿意尽快地从我这里学会能勉强地用俄语来聊天，——于是到后来我们每个人也就

① 法语，意为：当教师。——原注

各做各的事了。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。我也不想再要别的教师了。可是过了不久，命运却把我们分开了，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：

有一天，洗衣服的女工巴拉什卡，一个胖胖的麻脸女仆，和独眼的看牛妇阿库丽卡不知怎么商量好了，同时跪在妈妈脚下，承认自己犯了不能容忍的过失，痛哭流涕地控诉起先生来，说他利用她们没有经验而勾引了她们。妈妈一向不喜欢对这种事情等闲视之，就对爸爸抱怨起来。他惩罚起人来一贯是刻不容缓的。他立刻要求把法国无赖找来。人们告诉他，先生在给我上课。爸爸就到我的房间来了。当时波普勒正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地睡大觉。我则忙于干自己的事。要知道，那时曾为从莫斯科订购了一张地图。地图就毫无用处地挂在墙上，它那宽大而优质的纸张早就叫我动心了。我决心用它来做一只风筝，于是利用波普勒睡觉的机会，开始动手制作起来了。爸爸进来时，我正好在好望角上安上一条用树韧皮做的尾巴。爸爸看到我在地理课上的作业后，揪了一下我的耳朵，然后走到波普勒的身边，毫不客气地叫醒了他，开始数落起他来。波普勒在惊慌失措中本想欠起身来，可就是做不到：不幸的法国人已经烂醉如泥了。一不做二不休。爸爸抓住他的领子，把他从床上拉了起来，推出门去，当天就将他赶出了家门，从而使萨维尔伊奇大喜若狂。我的教育也就从此而告终了。

我过着贵族小少爷的生活，常常和仆人的孩子们一起追赶鸽子和玩跳背游戏。转眼我已经满十六岁了。就在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。

在秋季的某一天，妈妈在客厅里熬制蜂蜜果酱，我则一边舔着嘴唇，一边盯着沸腾的凝皮。爸爸在窗户旁边阅读每年都能得到一本的宫廷年鉴。这本书一直对他具有很大的影响：他阅读起来一向都特别认真，而且常常会使他大动肝火。妈妈非

常熟悉他的种种脾气和习惯，总是想方设法把这本不祥的书尽可能藏得远远的，因此他有时一连好几个月也见不到这本年鉴。不过要是偶然被他发现了的话，那他就会一连几个钟头手不释卷的。爸爸当时就这样一边阅读年鉴，一边不时耸耸肩膀，翻来复去地低声嘀咕：“中将！……他在我的连时还不过是中士呢！……两枚俄罗斯勋章的获得者！……可是不久以前我们……”最后爸爸把年鉴扔到沙发上，开始沉思了起来，这就预示着不会有什么好事了。

他突然转身对妈妈说道：“阿芙托蒂娅·瓦西里叶芙娜，彼得鲁沙几岁啦？”

“刚满十六周岁，”妈妈回答道。“彼得鲁沙出生的那一年，正好纳斯塔西娅·格拉辛莫芙娜婶婶瞎了一只眼睛，那时还……”

“很好，”爸爸打断她的话道，“该送他去服役啦。再也不能让他在女仆房间里跑来跑去和掏鸽子窝啦。”

妈妈一想到很快就要和我分离时，就吓得把小勺子都掉落到了锅里，随即又老泪纵横起来。与此相反，我的兴奋心情却真是无法形容。我一想起服役，就禁不住在脑海里浮现出自由自在的日子和彼得堡生活的种种乐趣。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近卫军军官，照我看来，这已经是人生幸福的顶点了。

爸爸一向都是言而有信，行动迅速的。我动身的日期已经确定了。在我出门的前一天，爸爸说要写封信让我带去见我未来的上司，接着就要了纸和笔。

“不要忘啦，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，”妈妈说道，“替我向勃公爵问候一下；就说我希望他能继续对彼得鲁沙多加关照。”

“尽是胡扯！”爸爸皱起眉头回答道。“我干吗要给勃公爵写信呢？”

“可你不是说要给彼得鲁沙的上司写信吗？”

“嗯，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可彼得鲁沙的上司就是勃公爵呀。彼得鲁沙本来就在谢苗诺夫团挂了名的。”

“挂了名！他挂了名又和我有什么相干呢？彼得鲁沙不会到彼得堡去的。他在彼得堡服役的话，能学到什么呢？不就是只会学到花钱和放荡吗？不，还是让他到部队里去服役吧，让他干干苦差事，闻闻火药味，这样才会成为一个军人，而不会做一个二流子的。还说是在近卫军挂了名呢！他的证件在哪儿？给我拿来吧。”

妈妈在自己的小匣子里找出了我的证件，它是和我举行洗礼时穿的小衬衣珍藏在一起的，然后用发颤的手交给了爸爸。爸爸认真地把它读了一遍，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，就开始写起信来。

我被好奇心折磨着：如果不是彼得堡的话，究竟要把我弄到哪儿去呢？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那支移动得相当缓慢的笔。他终于写完了信，把它和证件一起放进一个纸袋里封好，随即摘下眼镜，把我叫到面前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写给我的老同事和朋友安德烈·卡尔洛维奇·勒的信。你到奥伦堡他手下去服役吧。”

我所有美好的希望全都破灭了！彼得堡那种欢乐愉快的生活已经落空，等待着我的将是穷乡僻壤里的无聊乏味的日子。一分钟前我还欣喜若狂地向往的差事，如今已经好像是令人难于忍受的不幸了。然而要去争辩是徒劳无益的。第二天一清早，出门用的带篷马车已停在台阶前等着；里面放好了一只手提箱、茶具盒，还有几包表明家庭宠爱的最后标志的白面包和大馅饼。我

的双亲祝福了我。爸爸对我说：“再见吧，彼得^①。要忠诚地为你将要对他宣誓的那个人服务；要听从上司的话；不要讨好他们；不要争揽差使；也不要推卸军务；要记住那句谚语：名誉要从小珍惜。”妈妈眼泪汪汪地一再嘱咐，要我保重身体，还要萨维尔伊奇照顾好我这个孩子。又替我穿上了兔皮袄，上面再加了一件狐皮大衣。我和萨维尔伊奇坐上了带篷马车后，就泪流满面地出发上路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就到了辛比尔斯克，还要在那里住上一天，以便购买已经委托萨维尔伊奇去办的日用必需品。我留在旅店里。萨维尔伊奇一早就到各个商店去购买东西。我从窗口望着那条肮脏的小街，感到很无聊，就出来到各个房间去漫步。我走进台球房后，看见了一位年约35岁的高个子绅士，他留着长长的黑唇髭，身穿一件长袍，手里拿着一根台球杆，用牙齿咬住烟斗。他正在和记分员玩台球，每当记分员打赢一次，他就可以喝一杯伏特加，要是打输了时，就得从台球桌下爬过去。我开始在那里看他们玩。玩的时间愈长，爬的次数也就愈多，到后来记分员终于在球桌下面再也不能动弹了。那位绅士对他说了几句类似悼词的尖酸刻薄的话后，就劝我和他打一盘。我由于不会玩而谢绝了。显然这使他感到惊讶不已。他仿佛很惋惜似地望了我一眼；不过我们却逐渐畅谈起来了。我得知他叫伊凡·伊凡诺维奇·祖林，是一个骠骑兵团的大尉，他是到辛比尔斯克来招募新兵的，就住在这间旅店里。祖林邀请我和他一起吃一顿饭，就像士兵们那样有什么吃什么。我很乐意地答应了。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，祖林喝了许多酒，一边不停地向我敬酒，说是要习惯于行伍生活；他对我讲述了一些军队中的奇

① 彼得是正式的名字，彼得鲁沙是这一名字的爱称。——译者注

闻趣事，把我笑得几乎要倒在地上去了，等我们吃完饭时，已经完全成了朋友。接着他自告奋勇地要教我打台球。“对我们这些军人来说，”他说道，“这是必不可少的。譬如说，在行军中，当你来到一个小地方时，你能干什么呢？总不能老是去揍犹太佬来取乐^①吧。那时你迫不得已只好到旅店里去打台球；为此就得会玩才行呀！”我完全被说服了，就非常努力地学习起来。祖林大声地称赞我，对我的进步那么快表示吃惊，他讲解了几次以后，就向我提出要赌钱，每次只以一个铜币^②计算，这并不是为了输赢，而只是为了不致于毫无意义地去玩，因为照他的话说来，那是一种最坏的习惯。我对此也同意了，祖林就吩咐拿潘趣酒^③来，劝我尝试一下，同时一再说我要习惯于行伍生活；要是不喝潘趣酒，那还算什么服役呢！我听从了他的话，于是我们就继续玩下去。我愈是一口接一口地喝酒，我的胆子也变得愈来愈大了。我的台球频频飞出球桌；我急躁了起来，不断地责骂记分员，天晓得他如何记分的，而且我还逐渐加大赌注，——总之我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一个再没有人约束的孩子似的。然而时间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祖林望了一下钟后，放下了台球杆，说我输了一百卢布。这不禁使我感到有点狼狈起来，我的钱全都在萨维尔伊奇那里。我开始表示歉意，祖林却打断了我的话，说道：“哪能呢！你不用担心嘛，我还可以再等一会儿的，现在让我们坐车到阿莉努什卡那里去吧。”

还有什么法子呢？我只能像早晨开头做的那样，放荡地结束了这一天。我们在阿莉努什卡那里吃了一顿晚饭。祖林不停

① 当时犹太人受歧视，军人常以殴打他们为乐。——译者注

② 一个铜币等于两个戈比（相当于两分钱——译者注）。

③ 由果汁、香料、茶、酒等搀和而成的一种饮料。——译者注

地给我斟酒，三番五次地说要习惯于行伍生活。等我从饭桌旁边起来时，都差不多站不稳了；在半夜里，祖林把我送回了旅店。

萨维尔伊奇在台阶上迎接了我们。他一看出我那些热衷于行伍生活的明显迹像后，禁不住哎呀了一声。“少爷，你怎么啦？”他抱怨地说道，“你是在哪儿喝得这样醉醺醺的？哎哟，上帝呀！有生以来还没有造过这样的孽呢！”“住口，老家伙！”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道，“大概是你喝醉啦，去睡觉吧……待候我躺下。”

第二天我醒过来时，感到脑袋很疼，隐隐约约想起了昨天经历过的事。端着一杯茶走进来的萨维尔伊奇打断了我的寻思。“还不到时候呢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，”他边摇头边对我说道，“要开始寻欢作乐还不到时候呢。你究竟是像谁呀？看来无论是爸爸还是爷爷，他们都不是酒鬼；妈妈就更不用说啦：除了克瓦斯^①外，她有生以来都是滴酒不沾的。这一切是谁的过失呢？都是那个该死的家庭教师先生。他老是跑到安蒂比叶芙娜面前说：‘Мадам, же ву при^②，给我一点伏特卡（加）吧。’瞧，这就是 же ву при 的报应呀！没有什么可说的：都是他干的好事呢，狗娘养的。好端端的要雇佣一个异教徒来管教孩子，好像老爷身边自己的仆人全都死光了似的！”

我感到羞愧。我转过身去对他说：“够啦，萨维尔伊奇；我不想喝茶。”然而萨维尔伊奇一说起教来时，总是很难阻止他的。“瞧，你现在体会到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，喝醉酒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了吧。脑袋也疼，东西也不想吃。喝酒的人是干什么都不行的……你喝一点加了蜂蜜的腌过黄瓜的盐汤吧，不过最好

① 用麦芽或面包屑制成的一种清凉饮料。——译者注

② 这是法语的俄语音译，意为：太太，请。——译者注

还是喝上半杯浸酒解一下。要给你拿来吗？”

就在这时走进来了一个小孩，他交给了我一张伊·伊·祖林写的便条。我把它拆开以后，就读到了下面的几行文字：

亲爱的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：^①

请把你昨天输给我的一百卢布交我的童仆带回。我非常需要钱用。

随时准备为你效劳的

伊凡·祖林

已经是别无选择了。我装出了毫不在意的样子，转身向着管理我的钱财、衣服和各种事务的热心人^②萨维尔伊奇，命令他给孩子交付一百个卢布。“什么！为什么呀？”惊慌失措的萨维尔伊奇问道。“这是我欠他的，”我尽可能显得冷淡地回答道。“欠他的！”愈来愈惊慌的萨维尔伊奇提出异议道，“可是，少爷，你是什么时候欠他的呀？事情有点不对头呢。你想要怎样就怎样吧，少爷，不过钱我是不会给的。”

我考虑了一下，要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能说服固执的老头儿，那么以后我就很难摆脱他的监护了，于是我傲慢地盯了他一下后，说道：“我是你的主人，你是我的仆人。钱是我的，我把它输掉啦，因为我想要这样做。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，还是照我吩咐的去做吧。”

萨维尔伊奇由于我的这些话而大吃一惊，抬起双手轻轻拍

① 彼得的正式父称为安德烈耶维奇，安德烈伊奇是其简称。——译者注

② 引自冯维辛的一首诗《写给我的仆人：舒米洛夫、万卡和彼得鲁希卡的信》中的句子。——原编者注